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

民族與社會編

一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

民族與社會編

一

095-53

2674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民族與社會編·／

中華書局編輯部編. —北京: 中華書局, 2009. 4

ISBN 978 - 7 - 101 - 06286 - 1

I. 中… II. 中… III. ①社會科學－文集②民族學－中國－文集③社會學－中國－文集 IV. C53 C95 - 53 C91 - 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129428 號

責任編輯：王傳龍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

民族與社會編

(全二冊)

中華書局編輯部 編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

787 × 1092 毫米 1/16 · 161/2 印張 · 10 插頁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500 冊 定價: 980.00 元

ISBN 978 - 7 - 101 - 06286 - 1

90年左右。日本第三系の都集福地主

白
行幸

清流之士甚重到院接洽。但未定方对事半推诚之殷。
期定
付之印。宣于近日本第一。予半假了仲、夏三月
更假降于之。研究機關在中國本為創舉。社會却
不即時多設立。意義如不於短時即為布。以日然固
由。亦因國外實無以類。或增其少也。向者此尤甚。緣
體更復之。令人猶如舊。一先生也。乞之重申。云諸君
所為以是為初。而以之為惠下大施。其半假予利在於計或愚故
有半假之。今日成此。力之盛焉。是即事半假之。予之
體行可之至二事。早行之生之七十。可行可生六七故不患於基
不固矣。刻於銀版。存之。

亮宗
行幸

！

清流之士甚重申

十月廿五

再第于十日。日本第一

圖一(1) 傅斯年函稿

油印重章急急
毛氏存之及
此款一朱造之
印中行 宋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圖一(2) 傅斯年函稿

圖三① 陳寅恪《讀鵞鴨傳》稿

讀鵞鴨傳

陳寅恪

太平廣記錄樹側雜傳完顏載有元鈔鵞鴨傳即
世称方會真者也。會真一名多由於傳中張生竹張及
元祐所續之會真皆其會真一名同亦當時習用
之語。今道嚴夜宿房有唐天祐十年進士洪州施清
到吉安西山居仙會真江五差李竦竹編集會真
想望。■姚斯■為君書中引海船子別擇而持爲
選山人林其善是全元向道流依化名之者。與前書
對。高僧則謂其書在那有未自知。其下雜有後
人依承之處固不足重。但其善者多甚可見。目不外
海舟所欲言者傳為會真之名实何嘗別而已。■
宋仲尼老聃為博大無窮。後來有真浩真經
諸名故真字即与知字同義而傳真即墨人或作仙
之謂也。又六朝人已修真仙七十二人。傳真之世
流傳至今於唐代。■仙廿之一。多用作妖艷婦
今之代。■鵞鴨傳之目娼妓者。其倒置不迨李學，即
就全唐詩言別所收施肩吾詩言之如
乃第復夜詣仙子。

自王詩尋幽被新志因以詩序。是遺天上種之。
行月中仙。

贈仙子

微冷雪微帶紅粉，更取金杯澆玉指。管
窗声未足，懶眠秋月憶君郎。

即是二例。而唐代進士真卿与傳真之字即
張公本里志乃韓傳香飲其茶之類。又可證
會真指著以易得其事而言非譯失本意也。宋政和乙巳年傳
真寅恪別有解懷甚不遺言。傳真寅恪別

仙姑

字在唐人書中之酒飲也。會真二字之異說既得確定，是傳中之號也。究為當時社會中的人物及微之什以故作此文，自叙之主旨，与夫後人所持解釋之妄说，皆可因以一考寔辨明矣。

趙彥肅《唐詩錄》載王維之解傳奇夢云：

清源莊子祐為僕言：友人楊卓，嘗得御元作嫁母鄭氏善談云：其死未久，遺軍士微之，微之得其詩，其末句曰：「僕至則所謂傳奇者若解之自解，特假他姓以避目。」僕退而考之，長慶集不見所謂鄭氏造云。宣傳省所收未完，或別有他本尔。又然之作陸少卿詩云：「予外祖之授睦州刺史鄭滑，白髮工作糊生母弟老人花。」并言鄭鵬女而唐崔氏譜承官宇鵬，白寧鄭氏女，則鵬即有崔鵬之女，於微之為中表。王傳云：「微謂鄭氏為某家之從母者，也可聽其為僕元之號。」如中表之傳生目，當是元之假名。命姓孔，本同竹，自出而無。但後出者，則有因以号之。

當時有傳奇者，唐書言武陵張良辰之傳，則古乃多有傳奇者。

或曰：「稽鄙部有此說。」大抵宋人記始於董源者，不知何人。易為張良辰者，傳同為董源之故，則可附證。基業，不知制。何以有兩張良辰？此說之說，不可通。多怪作辨。辨意於文，中間女主人之辨，皆用前人著述之舊題，此為會真二字，故取名而稱之。

圖三② 陳寅恪《讀鴛鴦傳》稿

而易流於空言。蓋其說即張文成造仙窟中男女二人者，如後來劇曲中之雙宿梅香小說張子房夢之比，此本古今文學中之常例也。趙仙守傳之作者獨家底自謂奉旨依河源於橫石山穿得遇崖千娘等，其大段事之源成這歌詞亦傳祖王作舊事故云前不可改易其真據，且就當時之爲這本身事實寫之作如：

下官答曰：前被審重已入甲科，檢閱搜羅。
高宗五年轉授御史直閣少卿。審者朝時而言，
譬如詩即是其例。但崖千娘等則非真則而其詩八首
記為崖者是實也。北刻隋唐之第一高門，故崖娘
之稱實與其他文學作品所謂崖娘者相同，不過
一屬江左高門，一是山東甲科，南北地域雖殊，其名社會
上貴婦人之泛稱，則無少異也。又楊巨源作元微之會
真集序云：

清酒澆郎玉不如，中庭蕙草早青蒲。初風急才子
多春思，腸斷蘿娘一紙書。

楊詩之所謂蘿娘指元傳之崔娘而者俱是
借用譽美也。僅泥郭元傳之崔娘而者蓋楊詩一首
姓之娘人以實之之則與拘指楊詩之崔娘以為真出於
前度之崔娘也豈同一大事耶？又觀於楊之自叙此傳因錄之別一詩即方調集俗惠指有
云：

昔歲夢遊古，夢遊何所見？夢入深洞中，果遂平生
願。清冷漫漫流，盡是幽蘭苔向涼，遇是遺芳桂，桃盤籬竹
林間。

及白樂天和此詩有題之詩云：

圖三④ 陳寅恪《讀鴛鴦傳》稿

昔君夢遊春，夢到仙山處，恍若有所遇。似憶平生故，
尋尋日落水，漸入桃花谷。

則似與唐人成竹寫意於仙山處之官作，乃其稚李澗之桃，亦有真
會之意。蓋櫛之繁用文成書，在以作傳文，固屬失之所說。
知者也。聖則聖人，愚亦非無家學，以不合，偽造鄭恒某李詩
以證之，女不怪，痕人說夢，苟有可據，抑且好事。斯人乃不無
矣。

夫豈以不姓崔或者真如傳子所言乃鄭氏之世出而樹之，
果累派他母之女耶？據白居易集，或伍商河南元府君夫人，
號陽鄭氏，即樹之母。墨子註鴛鴦云：

夫人父齊濟，睦州刺史，主人睦州次女也。其出記陽，董氏，
天下有玉甲姓，號陽，鄭氏，居其二鄰。」勸德官魯野
有國姓在鄭，士鴈溫婚嫁有家牒在。
夫懷莫在，文雖有遺美，而樹之母氏出於士族，自應有信。
但樹之母，亦有其名，一稱國姓有
我到三百年時，俱作雲，仙句，浮生轉瞬，歷道邊左壁，
近作養，仙情夢快，如此所謂仙游，其實是蕭何加工文字，知皆
肺腑，一夢何足云良時事，始解夢。

之悟白隱天和尚某序云：

童子足下陳夢，遊名中，有以甚惑者，欲婚仕，已謀外
以至王威者。

其待復云：

心夢出雲，夢折魂難續，每与歌不重圓，風
光從愁上，書門女清音，悲秋良絕。

又釋是夢作寄金郎，此詩集宋元昌黎公北山集，元豐口夢
法師語云：

嘗射會軍，射一騎非弓心，射中公。官相擇，夫人
被擇，射者李女，竟之，選誰得今御史河南元和。
館曰：

諸豪傑人，爰叙宗親，女子之事，有以狀其夫，夫之失累
公。累，卿有歸外祖，相我唐明。

舉元白之詩意，俱以一毫，取辭言於鵞鴨：「因循而想為
不足，道復觀呂松？」詩文重表昔公相佐之貢，甚可
見。書卷與鵞鴨，至聖列純在社會地位門外，高而不已。
則鵞鴨：所出即非高門，實是可嗟也。唐世倡此往來者
祀高門，如太平廣記、陝州志，雜傳尤類其時所撰。審小
王傳略云：

大曆中，南李生名道，以進士擢第，其明年拔萃，俟
試於天官，夏六月，至長安，每自矜風調，思得佳偶博
求名姓，久而不遇。一日，寓有媒鮑十一娘，五都有仙人寶
案，出簾，代鮑稱謫，謂在下界，因問其名居，鮑具說曰：故惠王
小女，字小玉，王甚愛之，母曰沈，即王之寵姬也。
王之御多妃，惟兄弟，以其出自魚穀，不甚妝飾，固
分与，次更財產。居於外，易易嫁為鄭氏。

及笄，德宗嘗反情，上舞娥果係，唐史錄略云：

李八座，用澤州布上有舞蛾枝者，府舍
吉，其年，乃故古跡，臺基中，孕雙足也。女，周室
正廟之御，傳相傳之，蓋重仰先祖，故號爲太和。宋孝子傳
謂崇公神直，而謂其母曰：「汝貴，而不見也。」和玄子傳
謂九子於元和，李家之舊聞，則未得其詳。唐史錄云：唐
老夫娶女郎，空谷雙足舞，追慕歌。三十後，始
可嫁。李氏，正相傳耳。自是日與其夫同宿，其姻戚皆大驚
異之。

皆是其例。基督教之人，始吾言云，亦姑妄聽之，其後見有

者錄寫；果出高門甲班。〔圖〕華山東坡記惟其非名
家之世，舍之而別娶，乃可見。於時人，蓋唐代社會小南北朝
之遺俗。詩曰：「人言高下，此爭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
名宦也，與仕而不留清閭宦也，俱為社會所不齒。比類而推，甚
舉是為治史者所習知，故無不具備。但明方以貞，微之所以作
鵝傳，直稱其自身如如然者之跡，絕不為之。
少數或略謂者，即職是故也。其友人楊巨源李愬，自居易
亦知之，而不以為嫌者，蓋其妻和則嫁高門，乃當日社會所公
認之正當行為也。否則，微之為極聲口力宦之人，值其而
具羽毛，縱以直節朴劍之際，豈肯作此敗人口德之云，
廢為風憲？自沮其進取之路哉！

復次此傳之文词亦有可賸言者。即唐代貞元元和時古
文運動，宣与小说之創造有密。即用傳，是其關係
之者已別有傳，雖不盡為是傳，且細分之，則常
以通代。其首句當用微之古文而思有所附，子厚者，並不
限於昌黎一派，元白二家亦皆用之。主張復古之健者，不
過宋尚稱不同，劉知幾云：「有別，復其道而復不顯，
可。」

舊唐書李愬傳曰：「愬嘗泣謂同列曰：『愚昧之言，
未足曰國術。聞文館高宗礼教，庶許擅價於前，
茲雖李駒声，然後我位昇台鼎耳。』」愚昧之人，洞悉之士，
咸共笑集，雖而向古者傷於太僻，徇華者或至不
經。趨諛者局於官商，放施者流於鄭備。若品
調得度，楊雄古今，僕更不尚。皆當以其文，未如元白
之盛也。昔建安才子，始定西朝，亦當列於前。」永明齊宗
先，竟功於沈祖元和，主聖朝之譽，天而已。臣觀元

之制策句之考究，以文章之審與，盡治古之根基。
蓋古文文章新體，至宋末明，漸改往元白祖生。
唐始宗舊唐書之著論乃代表過步中立意見，現於韓愈雖
多非不復（知當更）而退之。文轉不能留吾后之會見，則其
後事之及舊唐書之立言皆指韓愈傳而有點綴者，其故可
推知矣。是以在昔時人一般心目中元和一代文章正宗應
推元白而排韓柳，與歐宋重作唐書時其評價迥不相
同也。

又元白長慶集序稿 指制稿序云：

元和十五年冬始以祠部郎中知制誥，而幼子不幸乃
後累月輒以古道千里相迎，並相信生之。又明每召入禁
林，事事當手令印上始又一日從宦官傳及此，曰通事舍
人不知書，便其宜宣植玉外，不可。自是司言之臣
皆得追用古道，不經中書檢。此而余所宣行者，人
不能自足其意，卒皆淺近失之，寧倒置而存
之，若有所以表明天子之復古而復舊來者之趣
向耳。

白氏長慶集序稿卷之二，本名香山集序，之聖作，舊傳清人
文筆，約百軸，以七言長句稱學王樂天，次韻酬之，辭意
未盡，加為六部詩。

續白長慶集序稿

自注云：

繼白長慶，而知制誥文精而古，始變化體，鍛
音效之也。
唐始宗，今白山主，聖制舊有新體，新體之
分別，其所謂新體，則繼之竹主張，而幽王所從同

復古

改官之公文文字取體也。

唐柳宗元任中書侍郎云：

韓公著毛頤傳始用筆空之體，但水部不善御之，曰：見
新事多尚駁雜，生漏失漫，使人神之於前以爲斂，
比有以重歸於令德。

毛

頤傳者曰：柳子厚擬史記之文試作小說而能功者之
體也。傳更以古文試作小說，實無據也。如
者也，蓋豈空以空乃自叙之文，稍有真情實事，毛頤傳則純為
流麗之筆，其感人之深，度本應有有別。夫小說宜詳，傳作
墨跡同，七言傳之不及及繁，傳此亦為一子風也。昌黎集中
尚有一篇《古文作小說》，而成功之絕妙文字，即石鼎聯

句注序

讀管齊傳朱子講文考異引注同上。

今抄方本，箇箇出歐陽本重複，箇箇歐陽音似於夢理有
所未盡，而重複者乃能見其曲折之詳。

白

長慶集宣和答書序云：

頤在御誥向常与足下同筆見，每下草時輒相顧語，
患其不意太切而理太周，故深求周則鋟繁，意在切
則言潔。但与足下為文所長在此，所以得而在此，是下
來序果有詞犯文繁之說，今僅所和者猶前病也。
惟与足下相見日，各引所作精刪其繁而晦其義，並加
據以，微之文繁者則作小說，正用其節，宜其傳出遇之之上
也。

唐

代古文運動鉅子韓門古文試作小說而能成功，其公文
文字，六朝之降本之，猶體同于王安石，西魏北周之時，嘗一反
古，追仰前代，亦在昌黎平生著作中平淮西碑文，即所謂
乃一反古，追仰前代，亦在昌黎平生著作中平淮西碑文，即所謂

古文體，公文文字，誠可，柳員外敢主改革，則

圖三⑨ 陳寅恪《讀鴛鴦傳》稿

此文皆遺筆，大約是王陽之作。其文學價值較
厚作為何者？蓋文所以廣易之故，別向是極不心滿。惟就
改革書當時公私文字一端言，則是聖學與而繼之成功，可以疑
也。至於北宋鍾易和古文運動之歐陽外祖為翰林學士，亦
不能免矣。公私文立體，司馬君實之意不能化為四
方文辭，却由制五命，聖朝賴之。公私文體之文章多，其辭
若若是，繼之於此信乎？平尔不群也。

復次，寫之傳中，傳生惡情之說，一即令人想之既出，為
可厭，而不解其真意所在。大概之書，不為文章也。
何者？者此一段，述鴛鴦傳耶？考趙彥肅與章叔漫錄
云：

唐世舉人先稱志曰世頭人，以媒妁達情主司，聖後
以獻所著，如謝朓又持謂遇主司，如張公綱傳
奇等，此目是甚是作詩文傳家之體，可見史才詩筆
皆傳，詳備矣。

據此小說之宜備家體，傳中惡情之說，即前
謂議論，念良知，皆指即所謂青穿，欲述鴛鴦傳即前
謂史才詩筆，當在小說文中不得不備耳。

至於傳中所載詩事，斷續王性之考證者外，其他如普
救寺、宣州、高僧、唐武弘、興福寺、唐荊川、普
救寺釋道、釋傳、又渾瑊及桂籍事、取苗圃書、志學集
等，寫之元十五年十二月庚午至丁酉清修之集，
之信為真，餘如則此傳所見元朝之良史料，不復
為唐宋小說之傑作已也。

序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創始於一九二八年，到二〇〇八年就是八十週年了。史語所創所伊始，即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在《集刊》的第一本第一分中，傅斯年所長發表了《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提出新材料、新方法、新工具、新問題等主張，這些主張不但影響了《集刊》文章的風格，對近代史學界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目前為止，《集刊》已持續出刊近八十年，在近代中國，大部份學術刊物倏起倏滅，能持續到八十年的學刊，確實不多。從這一點來說，我們不能不珍惜這一個得來不易的成果。

除《集刊》外，史語所還出版專刊、單刊、田野工作報告、資料叢刊、目錄索引叢刊等，近二十年來，更有《新史學》（與台灣史學界同仁合辦）、《古今論衡》及在世界漢學界素有聲譽的 Asia Major 等刊物。

史語所從創所開始一直到今天，都是一個多學科、跨領域的研究所，所包含的學門基本上有歷史、語言、考古、人類學、文字、文籍考訂等，所以《集刊》所收文章的門類也就相當多樣。過去一二十年來，中國大陸出版界迭有要求，希望重印《集刊》，作為學術研究的參考。但是《集刊》卷帙浩繁，不易查索，究竟以何種方式呈現比較方便讀者，確實頗費思量。北京中華書局是卓負盛譽的出版單位，他們在獲得史語所授權之後，提出以類相從的辦法，出版《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這種出版方式可以同時方便個人及機構，使得《集刊》文章能到達更多需要參考的人手中。

文章分類特別困難，在編輯的過程中，協助檢核分類者，依各卷順序為：語言所何大安先生，史語所陳昭容女士、邢義田先生、劉增貴先生、劉淑芬女士、柳立言先生、劉錚雲先生、李永迪先生、陳鴻森先生、王明珂先生等，另有張秀芬女士、陳靜芬女士協助整理，附此致謝。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
王汎森 謹誌

凡例

一、《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以下簡稱《類編》)所收論文，取自《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以下簡稱《集刊》)1928年第1本第1分至2000年第71本第4分。《集刊》2000年以後所刊載論文，待日後再行續編。

二、本次類編，根據《集刊》所刊載論文涉及的研究領域，分為六編，其中《語言文字編》、《歷史編》下設卷，具體編、卷名目如下：

語言文字編(音韻卷、語法卷、方言卷、文字卷)

歷史編(先秦卷、秦漢卷、魏晉隋唐五代卷、宋遼金元卷、明清卷)

考古編

文獻考訂編

思想與文化編

民族與社會編

其中，《思想與文化編》中“文化”為廣義的文化概念；《民族與社會編》涵蓋民族、生活禮俗、科技、醫療、工藝等方面；涉及跨斷代內容的論文，以最早斷代為收錄原則；論文具有多重性質者，以“研究者使用需要”及“論文重點”為歸屬各編(卷)的標準。

三、為體現《集刊》的辦刊宗旨，現將蔡元培先生撰寫的《發刊辭》、傅斯年先生撰寫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置於《語言文字編》、《歷史編》、《考古編》、《文獻考訂編》、《思想與文化編》、《民族與社會編》所收論文前；《語言文字編》另增置傅斯年先生提議之《本所對語言學工作之範圍及旨趣》一文。

四、《類編》各編(卷)所收論文，均按刊期排列。為便於閱讀、查檢，各編(卷)目錄置於書前，《集刊》(1928—2000)《類編》總目置於書後；頁眉處標示本編(卷)通碼；頁腳處保留原刊頁碼；各篇論文文末附注原刊刊期，以“出自第某本第某